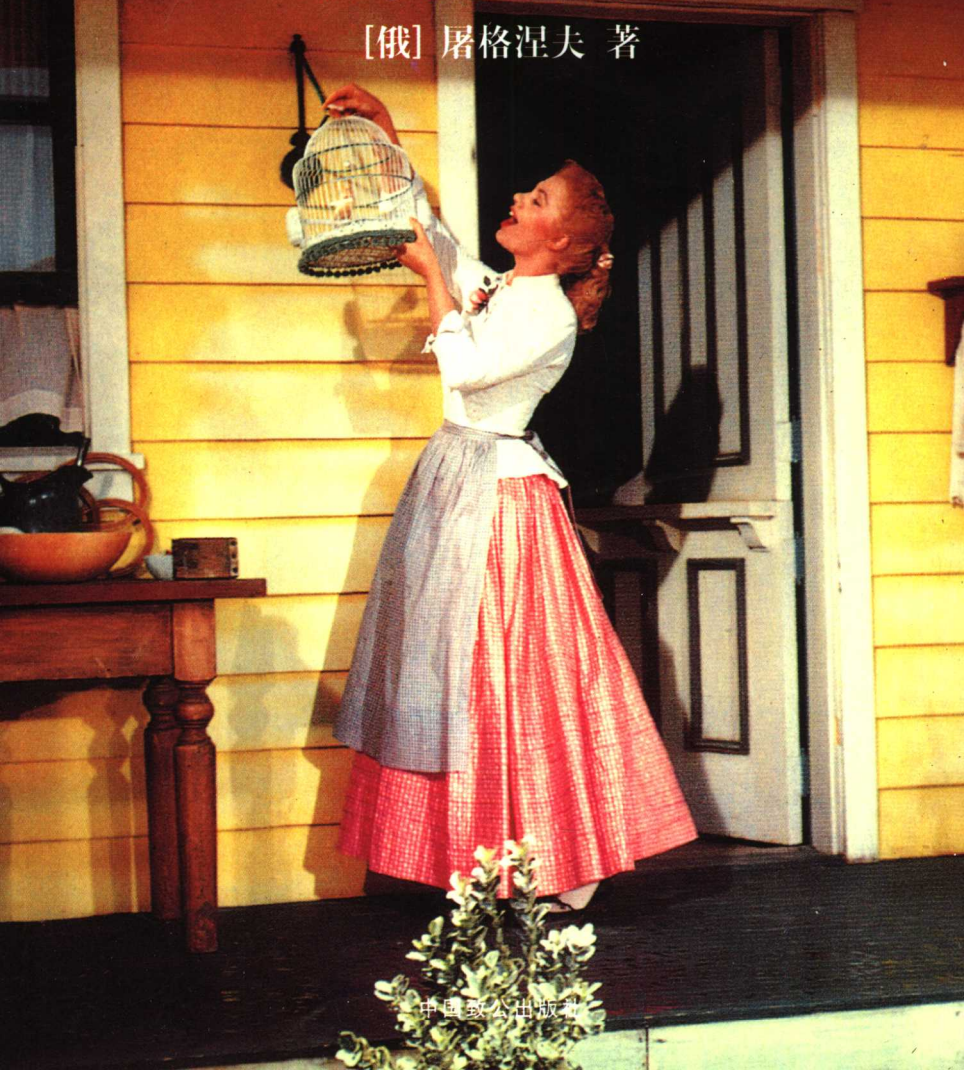


木 木

Mu Mu

[俄] 屠格涅夫 著



木 木

Mu Mu

[俄] 屠格涅夫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木木/ (俄罗斯) 屠格涅夫著; 郭志宏, 林平译.

北京: 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05. 9
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. 第2辑)

ISBN 7-80179-460-5

I. 木... II. ①屠... ②郭... ③林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8784 号

木木

译者: 郭志宏, 林平

责任编辑: 子龙

出版发行: 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三河文昌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 290

字数: 7275 千字

版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5000 册

ISBN 7-80179-460-5

定价: 1080.00 元 (全四十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导 读

伊万·谢尔盖耶维奇·屠格涅夫(1818~1883)是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。屠格涅夫出生在奥廖尔省的一个地主家庭中,母亲性格乖张,对待农奴颇为残酷,屠格涅夫本人则对农奴的悲惨生活寄予了无限的同情。屠格涅夫于1833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攻读语文系,翌年转学至彼得堡大学文史系,1837年毕业,次年赴柏林大学进修古典文学和哲学。屠格涅夫早在大学期间便初试身手,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。1838年,他的处女作诗歌《黄昏》问世,1843年出版的长诗《帕拉莎》则为他在文坛奠定了地位。自此,屠格涅夫佳作频传。屠格涅夫的写作风格并非一成不变,在创作初期,他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。但随着阅历的丰富和经验的积累,屠格涅夫转向现实主义。他同情农奴的悲惨遭遇,赞赏他们宽广博大的胸怀;对于贵族阶级的“只动口不动手”的弱点,屠格涅夫也给予了深刻揭露。但是,屠格涅夫不赞成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。到了晚年,他更加坚持改良主义的态度,创作风格也趋于平淡,以写作散文诗为主。屠格涅夫一生留下了多部不朽杰作。《猎人笔记》、《木木》等短篇小说集,思想深邃,文笔流畅。他的中长篇小说更为人所称道,《罗亭》、《贵族之家》、《阿霞》、《前夜》、《父与子》、《烟》等皆为不可多得的佳作。屠格涅夫曾与赫尔岑、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文学家保持多年的友谊,后因政见分歧而分手,1883年屠格涅夫死于脊椎癌。

《木木》创作于1852年,由于遭到官方的查禁,它在1855年才得以发表在《现代人》杂志上。它是屠格涅夫最为出色的一部短篇小说,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。《木木》取材于现实,戈拉希姆的原型即是屠格涅夫幼年时家中一位名为安德烈的农奴,而地主婆的身上则有屠格涅夫母亲的影子。屠格涅夫对真实的生活加以提炼,使之得到升华。戈拉希姆是一名哑巴农奴,他力大无穷,生性严肃。但在笨拙木讷的外表下,却有颗敏感、温柔、渴盼温情的心,柔弱和善的洗衣女工塔季扬娜是他倾慕的对象,却不幸被任性骄横的地主婆许配给了一个酒鬼,最后被迫远走他乡。为了弥补失落的爱情,戈拉希姆收养了小狗木木,将自己的一腔爱意尽数倾泄在它身上。可这点可

怜的慰藉也不能见容于女主人,最后,被迫将木木溺毙的戈拉希姆怀着满腔愤恨回到故乡去了。戈拉希姆可谓是俄国农奴的典型代表,他们温驯沉默、老实可靠,但倘若遭受过分的压榨,他们同样会奋起反抗。从戈拉希姆的身上,屠格涅夫看到了俄国的新希望。

本书还收入了屠格涅夫的著名长篇《烟》。

编 者

目 录

导 读	(1)
木 木	(1)
烟	(26)

木 木

从前，莫斯科一条僻静小街上坐落着一所灰色宅院，它有白色的圆柱、阁楼和扭扭歪歪的阳台，一位太太在这儿居住。她守着寡，身边的家奴^①不计其数。她有几个儿子，工作地点远在彼得堡，女儿们则早已成了家。她深居简出，独自一人打发她那剩下的日子，茕茕孑立、形影相吊。她生命中的白昼早已逝去，那些岁月没有笑声，阴雨连绵；她的黄昏却比夜晚更加黯淡。

她这群家奴里最棒的一个，就是负责扫院子的戈拉希姆。他高约十二维尔肖克^②，身材健硕，活像传说里的鲍加狄尔^③，他打小便是个聋哑人。太太把他带离了乡下，让他进了城，在乡下时他独居一间小屋，早同他的兄弟们分了家。他大概是太太最忠诚肯干的纳租农奴了^④。他是个天生的大力士，干起活儿来一个顶四个，他干活儿格外干净麻利。他在耕种土地时，把他的巨灵之掌在木犁上一压，仿佛他毋须马匹的辅助，独自便可将那绵厚的土壤翻种完毕；圣彼得节^⑤到了，他舞动着镰刀，那不可阻挡的气势好像能一气儿连根砍倒一片小白桦林；他打谷子时，那三阿尔申长的连枷轻快地晃动，从不停歇，他肩上那椭圆形的肌肉健壮极了，杠杆似的起伏不休——瞧着这些真正是一种享受呢。在豆长的沉默的衬托下，他永不言累的劳动态度更显出了他的端庄持重。他是个顶棒的农民，倘若他不是身有缺陷，哪一个农家女不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呢……然而，戈拉希姆被带到了莫斯科，夏季穿的长襟外套、冬季穿的羊皮袄子也已配制好了，他的手中被塞入一把笤帚和一把铁铲，他被指使去扫院子。刚开始，他对他的新生活并无好感。打小时候起，他就习惯了和土地打交道，习惯了生活在农村中。因为生理的缺陷，他总是不合群，大了之后，他又聋又哑却又力大如牛，正如同一棵大树生长在沃野之中……他被带入城里后，对自己的处境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他心里发闷，不知怎

① 家奴：住在地主家、供驱使的农奴。

② 维尔肖克：即旧俄尺；十二维尔肖克，即有两公尺高。

③ 鲍加狄尔：俄国民间传说中的大力士。

④ 纳租农奴：租种地主土地、按时交纳租金的农奴。

⑤ 圣彼得节：教会节日，俄历六月二十九日。

么办才好，正如同一头壮硕的小牛犊正在牧场上吃草，那繁茂的草同它的肚皮齐高，可它一下子就被人拉走了，被人牵进了铁路货车，它会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。你看，它那壮壮实实的身子湮没于煤烟和火焰之中，要不就又在缕缕冒出的水蒸气中模糊了身影，它不由自主，随着火车风驰电掣地前进，在火车的隆隆声里，在风尖利的啸声中如箭一般地飞速前进，目的地在什么地方——老天爷才晓得呢！戈拉希姆对做繁杂的农活儿早已习以为常，因此，对于这指派给他的新工作，他觉得干起来不费吹灰之力；他每天把他的活做完只需半个小时，然后他就往院子里一站，嘴半张着，瞧着来往的路人发呆，仿佛打他们那里他可以得到一个回答，为什么他如今落入了这种叫人百思不解的境地。要不然，他便一头冲进某个角落，使劲儿扔掉笊帚和铁铲，他伏在地上，脸朝下趴上好几个小时，笼中困兽一般纹丝不动。不过，对于一种生活，人们终究会习以为常的，后来，戈拉希姆也过惯城中的日子了。他的活儿不繁重；清扫整个院子，运两水车水，一月两次运进和劈好厨房及宅院中使用的木柴，白日里，不能放进陌生人，夜晚时守夜要仔细，这就是他所有的活计。应该讲，对于行使他的职责，他一丝不苟。在院子里，一片木屑也瞧不见，一丁点儿垃圾也找不着；雨天道路泥泞，倘若老马拉着水车在某处陷入了困境，他就运着气一耸肩，便连车带马都给推了出来。倘若他劈起柴来，漫天飞舞的都是木片和木块，斧头发出声声脆响，仿佛它砍的是玻璃。说到陌生人，一个夜晚，两个盗窃者被他逮住了，他捉住两个脑袋，把它们撞到了一起，他们被撞得太狠，连警察局也不用送了，打那以后，周围的当地人没有不钦佩他的。就算大天白日的，一些路人瞧见这个巨灵神一般的守院人，便马上冲他挥手、叫嚷，仿佛他们的声音会传入他耳朵似的，尽管他们肯定不是小偷，仅仅是素不相识的人。戈拉希姆并没有和家中的仆佣们保持密切的关系（他们畏惧他），不过并不冷淡；他将他们当做了自己人。他们打着手势告诉他什么，他心中了然，对于吩咐他的事，他做得丝毫不爽，不过对于自己的权利，他也一清二楚，在饭桌上，他的座位无人敢去碰。总的说来，戈拉希姆生性端严，不苟言笑，凡事他都爱订个规矩。就算是公鸡也没有胆量在他面前相斗，要不然它们可就惨了！他会立马将它们的腿一捏，在空中把它们抡圆了转上十来圈，再扔到四面八方去。在太太的院中还饲养着鹅，可鹅是高高在上、明白事理的家禽，这一点无人不晓；戈拉希姆对它们敬爱有加，悉心照顾，时常喂食；他自个儿就和一只气派

俨然的公鹅颇为相像呢。人们分配给他住的是间小阁楼，位于厨房之上，他装饰起这小房间来全凭自己的口味；他拿橡木来制床，四个木头墩儿就当做床脚——它可真算健硕人物睡的床；床能承受一百普特的分量^①而不会塌陷；一个坚坚实实的木箱摆放在床下，一张同样坚实的小桌立于房间一隅，一张三足椅立于桌旁，椅子坚实异常，又矮又小，戈拉希姆也就不时将它一把举起，再将其放下，然后便笑眯眯的。一把黑铁锁长年挂在屋门上，锁形与卡拉奇^②很像；戈拉希姆老是把那钥匙往腰带上一挂，随身携带，他不愿他的小房间有旁人进去。

一年就这样逝去了，这一年的末尾，戈拉希姆碰上了件意想不到的事。

戈拉希姆所在宅院的主人，那位老妇人，干什么都得照老规矩办，一大群仆佣在她的手下干活；宅院里不光配备了洗衣妇、缝衣妇、木匠、男女裁缝，竟然连马具匠也有，他有个兼职：兽医，给仆佣看病的活儿也归他，另有一名家庭医生专门负责给女主人诊治；最后，一个名叫卡皮通·克利莫夫的鞋匠也在这里，他酗酒并且屡教不改。克利莫夫总认为自己无人赏识，在这里屈了才，他本是京城里的人^③，颇有文化修养，怎能连正式工作也找不着一个，在莫斯科郊外这种蛮荒之地定居呢？倘若他喝酒，那是浇他的“胸中块垒”呢，正如他自己所言，他说话时捶胸顿足，说完后还会停顿。太太某天就他的事儿与她的总管加夫里拉聊了起来。看到他那小小的黄眼睛，和他那扁如鸭嘴的鼻子，我们就晓得加夫里拉这个人天生就擅长发号施令。对于卡皮通的自甘堕落，太太深觉可惜，就在此前的夜里，别人还瞧见他在路边喝得烂醉如泥。

“嗨，加夫里拉，”蓦地，她说道，“倘若我们帮他找个老婆，你认为如何？没准他会老实起来的。”

“对呀，干吗不帮他找个老婆呢，太太？能行，太太，”加夫里拉答道，“这主意挺不错，太太。”

“可给他找哪个做老婆呢？”

“肯定，太太，肯定以您的意见为准，太太。他不管怎么说都是有点长处的人；就是放到十个人里头，怎么也不会挑不着他的。”

① 一普特：俄国重量单位等于十六点三八公斤。

② 卡拉奇：圆弧形的面包。

③ 京城：指圣彼得堡。

“他是不是对塔季扬娜挺中意？”

本打算说些什么的加夫里拉双唇紧闭。

“好！……就帮他选塔季扬娜了，”太太这样决定道，她嗅着鼻烟，兴高采烈，“你听见了吧？”

“听见了，太太。”加夫里拉边说边退出门外。

加夫里拉回到自己房中（是间偏厢，包了铁皮的箱子几乎把屋子挤了个满满当当），他支走了老婆后，就往窗前一坐冥思苦想起来。显而易见，他没料到太太会这样处置，因此陷入了困境。最后，他立起身来，找人把卡皮通叫了来。卡皮通来了……可是，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必要，在转述他们的交谈给读者听之前，先简要说一下那塔季扬娜是何许人也，总管为什么又为太太的处置而犯了难。在前面，我提到过洗衣妇，塔季扬娜便是其中之一（但是她只洗昂贵精致的衣物，因为她这个洗衣妇活儿干得又麻利又熟练），她约摸有二十八岁了，身形瘦弱，发色棕黄，几粒痣遍布在左脸颊上。照俄国的传统说法，痣长在左脸上是恶兆，表示命不好……塔季扬娜可算不上幸运儿。打小时候起，她便遭受苛刻的待遇：两个人的活计都归她一个人干，从来没有人对她稍加怜爱；她穿着糟透了的衣服，工钱少得可怜；说到亲戚，她算得上一个没有；她有个远房叔叔，做过管事，可却被送回乡下去了，原因是年纪大了不管用了，她还另有几个叔父、舅父在种地——就是这么几个。她也曾出落成个标致的人儿，但很快便美色尽衰。她性格温柔，或者用软弱来形容更为贴切一些；对自己的事情，她漠然置之，却极为惧怕旁人；在限定时辰里把自己的活计干完，这就是她惟一的心愿；她向来不与旁人谈天儿，一听人讲起太太便瑟瑟发抖，实际上太太见了她也不一定认识她。她刚一瞧见被人从农村领到城里的戈拉希姆时，几乎被他魁梧的身躯吓晕过去。为了不同他撞上，她绞尽脑汁；倘若她急着从堂屋赶到洗衣房时，便不得不经过他面前，她竟然把眼睛眯了起来。刚开始，戈拉希姆并未对她大加注意，后来再瞧见她，他便独自微笑，后来他开始凝望着她发呆了，终于，他再也不愿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了。他为什么钟情于她，是她的神情柔和温顺，还是她的举止中透着怯意——老天爷才晓得呢！一次，她悄没声息地通过院子，太太的一件上了浆的外衣被她拎着，她小心翼翼地把手指支棱着……突然，她的臂弯被人用力拉住了，她一扭头便情不自禁地尖声嚷起来：戈拉希姆立在她的身后。他一脸傻笑，吱吱哇哇地叫着以示好感，想把一只小糖公鸡送给她，鸡翅和

鸡尾上还装饰有金箔。她无意收下，但它被他强塞入她的手中，他走开去，头轻摇着，接着又回首冲她叫嚷着，向她表示亲切之意。自此，她被他搅得不能安生：她去哪里，他便也去哪里，他和她碰了个面对面，他满面笑容，冲她叫着，双手舞动，时而猛地打怀里摸出条绸带，把它送到她的手里，时而又挥舞笄帚，将她跟前的灰尘扫去。可怜的女郎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没多长时间，这扫院子的哑巴耍的花样就被全院子的人戳穿了；讽刺、调笑、嘲弄都朝着塔季扬娜来。不过没人胆敢将玩笑开到戈拉希姆头上：他并不喜欢旁人寻他开心，因此，人们等他在时就不找塔季扬娜的碴儿。他将这女郎置于自己的保护伞之下了，不管她自己乐不乐意。戈拉希姆的敏锐和其他的聋哑人别无二致，一旦有人把他或她当做开心的对象，他立刻便能反应过来。一次正值午饭时间，专门负责主人衣服的婆娘，也即是塔季扬娜的头儿，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嘲讽于她，并且愈发变本加厉起来，这可怜的女郎被作弄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因为烦恼沮丧，她的泪水都几乎要流下来了。戈拉希姆抬起身子，把他的巨掌伸到那婆娘头顶上放着，他紧盯着她的脸，目光很是凶巴巴的，她被吓坏了，头都低到饭桌上去了。人们一片寂然。戈拉希姆重新操起勺子，喝着菜汤。“看看，真是个聋子怪物、是个树妖呢！”大家窃窃私语道。管衣服的婆娘一下站了起来回仆佣房间去了。还有一回，卡皮通（也就是上文谈到的那个卡皮通）和塔季扬娜侃大山，态度暧昧了些，戈拉希姆瞧在眼里，就打着手势示意他过来，他被带到马棚里去了，戈拉希姆把一根竖在墙根儿上的车杆抄在手里，抓住它的一端来恐吓卡皮通，动作虽小，但用意颇深。打那儿之后，无人敢与塔季扬娜搭话了。戈拉希姆从未因这些事陷入困境。尽管在那一次中，管衣服的婆娘才跑进仆佣房间就昏厥了过去，随即在当天， she 就把戈拉希姆野蛮对待她的事传入了老太太的耳朵，手段可谓巧妙。可是这位太太的情绪全由着性子来，她对此事的反应是一笑了之，令这管衣服婆娘深感羞辱的是，太太强迫了她好几次，让她阐述这件事，诸如“他怎么拿他那大巴掌摁着你，让你低头的”等。次日，太太打赏了戈拉希姆一个卢布，她觉得这个守门人一腔忠诚，又是个大力士，便对他大加赞赏。当然，戈拉希姆对太太怕得要死，可他一心巴望着她能施恩于他，为了让她应允把塔季扬娜嫁给自己，他正盘算着去恳求太太。去求太太的时候，他想衣着得体一些，所以便等着一件新长衫到手，那是总管应允过的。然而，不承想这变化莫测的太太却要把塔季扬娜和卡皮通配

成一对儿了。

读者至此应该能搞清楚，在同女主人聊过天以后，加夫里拉觉得难办的原因了。“太太对戈拉希姆青眼有加，这是显而易见的（加夫里拉对此心中了然，因此对他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），”他在窗前坐着想道，“不过，说到底他是个开不了口的家伙；戈拉希姆对塔季扬娜有意思，我总不能告知女主人这件事吧。况且这也合情合理，他怎能当人家丈夫？不过换个角度看，倘若那个——上帝宽恕我——那个树妖晓得塔季扬娜要归卡皮通了，这宅院里的一切都会让他砸个稀巴烂，绝对会如此。对他，解释是不会奏效的；任你万般解释，这个妖怪——上帝宽恕我这个罪人吧——就是不吃这一套……绝对的！”

加夫里拉的冥思苦想因卡皮通的到来而中止了。一进门，这个举止轻率的鞋匠就背着两只手，在门边凸出来的杙儿里松松垮垮地一倚，把瘦骨伶仃的右腿架到左腿上，摇头晃脑地好像在说：“我已经到了。找我干什么？”

凝望着卡皮通的加夫里拉用手指叩着窗棂。卡皮通那双黯淡无华的小眼儿只是眯了起来，他并未耷拉下眼皮把它们盖住。更有甚者，他竟冷冷地露出一脸笑容，用手在他那业已斑白、凌乱不堪的头发中摩挲着；好像接着说道：“对，就是我，没错，是我。我有什么好看的呢？”

“挺不错，”加夫里拉话一出口便顿住了，随即又说，“你还挺不错的嘛，倒没什么可说的！”

卡皮通不过是将他那瘦削的臂膀晃了一晃。“难道比起我，你显得更不错吗？”他在心中暗道。

“嗨，瞅瞅自己吧，赶快瞅瞅，”加夫里拉接着说，口气中带有斥责，“嗨，你瞅瞅自个儿像个啥样子？”

卡皮通态度镇定，把他那件破烂不堪的礼服、那条补丁擦补丁的裤子浏览了一遍，对那双烂了个口子的靴子，他看得相当认真，尤其对其中的一只（他的右脚正斯斯文文倚着靴头）大加注意，最后，他又凝神盯着总管。“先生，有事找我吗？”

“先生，有事找我吗？”加夫里拉学着他的口气，“有事找我吗，先生？还说什么‘有事找我吗，先生’？你和鬼怪没什么区别，上帝宽恕我这个罪人，你和它没什么区别。”卡皮通眨巴着他的眼，速度飞快。

“你辱骂吧，辱骂好了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。”他心里这样说着。

“又灌了酒吧，没错，”加夫里拉问道，“是不是又灌了酒？嗯？嗨，告诉我呀！”

“没错，我饮用了些饮料，带有酒精的，这是由于身子不好的缘故。”卡皮通回答。

“身子不好的缘故！……鞭子抽你抽得太少了，就是因为这个；你还是彼得堡那里的学徒……你学了不少东西嘛！可你白白浪费了那么多面包。”

“你要是说起这个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，惟一能定我罪的人那便是上帝，除此之外再无他人。在这个世界中，我为人如何，我有没有把那些面包浪费掉，惟有他一清二楚。再说关于您如何看待我饮酒过度这件事吧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：此事错不在我，责任应该算在我的一个朋友身上；他教唆我，让我馋上了酒，然后便把我一扔，自己却脱身了，我可就……”

“被甩到街上去了，跟个呆头鹅似的。哈，你真是个游手好闲的东西！嗯，现在不谈这事儿，”总管接着说，“事情是这样的。太太……”他讲过这句话后顿了一顿，“太太要帮你配门亲。听到没有？老婆娶进门，你就能老老实实的了，她就是这么想的。懂不懂？”“怎么可能不懂呢？先生？”

“唔，就这样。可要是依着我，倒不如使些强硬手段。唔，可这事儿就得归太太她管了。怎么样？答不答应？”卡皮通笑了，龇了龇牙。

“就男人来讲，成亲是再好不过了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；要是说到我，就我来讲是一百个满意喽。”

“唔，行行，”加夫里拉回答，他在心中暗道：“这个东西的确口齿伶俐。”然后，他提高了嗓门说，“可就有一件，这新娘不怎么适合你。”“她是哪一位，能问问吗……”“塔季扬娜。”“塔季扬娜？”

卡皮通双目圆睁，从墙边欠起了身子。

“怎么好像吓了一跳似的？是你对她没有意思？”

“哪里是没有意思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！这姑娘没什么可挑的，她这个姑娘干起事儿来勤快，性子也和婉……但您自个儿也清楚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，那个树妖，那个草原上的怪物对她很中意……”

“我晓得，伙计，我全都晓得，”总管截住他的话头，不胜烦扰地说，“不过，你得明白……”

“天哪，放过我吧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！他能宰了我，我敢打

包票，他会宰了我，就像捏死个苍蝇。天哪，他的手，拜托您自己来瞧，那是怎样的手哟！真和米宁^①与波查尔茨基的手^②没什么两样！您晓得，他打人时劲儿大得要命，可他聋了，自己根本听不到！他梦游似的把他那大拳头挥来舞去。让他停下来是根本行不通的；什么原因？原因您自个儿也晓得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，他是聋子嘛，还有，他像脚后跟那么呆。另外，他还是头野兽，一个妖怪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——他还不如一个妖怪呢……简直像块杨木！我凭什么现在要任他凌辱我？诚然，如今的我是万事不萦于怀喽：一切我都司空见惯了，我已经逆来顺受了，我像是浑身搽满了油，活像科洛姆纳^③水罐那样油光锃亮，——但是，我归根到底是人，我的的确确不是个毫无价值的水罐子。”

“我晓得，晓得了，别开了口就没个住嘴的时候……”

“哦，我的上帝！”鞋匠往下说着，情绪亢奋，“终点在哪里呀？什么时候才能到呢？上帝呀！我的命运悲惨，一生都这么悲惨！命运，我的命运就是如此！您来想一想！我在童年时总被德国师傅揍，成人了又被同胞们揍，现在正值壮年，您来瞅一瞅，我得到什么样的结局呢……”

“好了！没用的东西！”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说，“你真是的，干吗一张口就絮絮叨叨没个头儿！”

“你谈到‘干吗’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！挨揍我可不怕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，把门一关，主人家揍我也行，但是到了人前总还要同我点头致意，到底我还是个人呢，但是，如今我要面对的是怎样一个……”

“行了，到此为止吧。”加夫里拉按捺不住了，便截住了他的话头。卡皮通向后一转，慢吞吞地向外走。

“嗨，倘若他那边的事处理好了，”在他后面，总管叫道，“你愿意不愿意呢？”

“我绝对愿意。”话一说完，卡皮通出了门。

他即使走到山穷水尽之时，口才也是不会丢掉的。在房间中，总管踱了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。

① 米宁：俄国尼日尼·下诺夫戈罗德市居民，民族英雄，带领人民抵抗波兰军队的侵略。

② 波查尔茨基：亲王，事迹同上。

③ 科洛姆纳：城市名，位于莫斯科河河畔。

“行，这会儿去叫塔季扬娜来吧。”末了，他吩咐道。没过多一会，塔季扬娜悄然到来，她立在了屋门口。“您找我有什么事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？”她问道，嗓门儿很低。总管端详着她。

“嗨。”他说道，“塔纽莎^①，想不想嫁人？太太选配了个男人给你。”

“嗯，晓得了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，”她欲语还休，又问道，“太太她给我找了哪个男人呢？”“卡皮通，就是那鞋匠。”“嗯，晓得了，先生。”

“这个人靠不住，这是实情。但是这一点，太太就靠你来改变了。”“嗯，晓得了，先生。”

“有件事儿可挺棘手……那个聋鬼戈拉希姆被你迷住了，晓得吧。到底你凭什么让那头熊神魂颠倒？不过你得清楚，他能把你宰喽，他很可能会，他简直就是一头熊……”

“他会把我杀掉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，他会把我杀掉，绝对会。”

“他会把你杀掉。……唔，让我们走着瞧。干吗你讲‘他会把我杀掉！莫非他有这个权利，能杀掉你？你自个儿动动脑筋呀！”

“他有没有这个权利，我搞不清楚。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。”

“这样一个女人哟！你总归没有给过他什么承诺吧……”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先生？”

总管顿了顿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个女人可真是温柔得出了奇！”

“唔，就这样，”他又开口说，“这事儿我改日再同你聊，这会儿你走吧，塔纽莎。千真万确，你这个女人很温顺，我能瞧得出来。”

塔季扬娜把身子转过去，在门框上，她轻微地倚了倚便出了门。“没准儿明天太太便把这档子婚事忘到脑后去了，”总管心想，“凭什么我要操这个心？我们把这个怪物一绑；倘若他折腾起来，就去警局报告……”

“乌斯季尼娅·费奥多罗夫娜，”他拔高了嗓门叫起老婆来，“点上茶炊^②，我的好女人！”……

一整天来，塔季扬娜几乎没出洗衣房一步。她先是抽泣了一会儿，随即抹去了泪水，如同平时一样做起了活。

① 塔纽莎：塔季扬娜的昵称。

② 茶炊：俄式茶具，铜制，中有烟囱。

在小酒店中，卡皮通与一个面目阴恻恻的友人呆到了夜深人静之时，他一五一十地跟朋友聊着：他在彼得堡时居住在一位老爷那儿，说到这位老爷，的确算得上完美无缺，也算循规蹈矩，可是有一点儿不好：饮酒过度；说到女人，他精通各种风流手段……那位友人阴着脸点着头，敷衍着他。不过到最后，卡皮通宣告，由于某种缘故，他非得在次日自尽不可，这位吊着脸的朋友便立马声称上床就寝的时间到了。两个人于是不发一语，各走各的路了。

可是，总管的愿望并未实现。太太的心里记挂着卡皮通成亲的事呢，夜里，她甚至只同她的陪伴女人^①聊这一档子事儿，她收养着这种陪伴女人，在她夜里无眠时，她们陪她消遣。和值夜的马车夫一样，她们在白日里才休息。用过早茶之后，加夫里拉向太太禀报家里的事，太太一张口便问：“我们那档子亲事置办得如何呀？”当然，他的回答是，置办得顺利极了，今天，卡皮通还要来拜谢太太开恩于他。太太身子不是很健康，不能过久地处理家事。退回自己屋中后，总管开了个会。确实，这桩事情值得认真研讨研讨。当然，塔季扬娜没有还嘴，卡皮通却在众人面前阐明，他可只长了一个脑袋瓜。不是两个，三个……戈拉希姆瞟了一遍大家，目光凶狠，看得飞快，他不愿从女佣房间的台阶上走开，仿佛已经心中了然，他们正在研究的事对他没什么好处。人们讨论来讨论去（这些人中包括那个老仆佣，他专门管饮食，外号“尾巴叔叔”，人们老找他解决问题，态度很是恭敬，尽管他的回答总是：“就是如此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”），做出了第一个决议，先在搁滤水机的小贮藏室中把卡皮通反锁起来，以防不测，接着，人们怀着严肃的态度想着辙。当然，运用暴力，这难题会迎刃而解；但是老天爷哟，行不通！闹得沸沸扬扬的，会搅乱太太的生活——那可就惨了！还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们绞尽脑汁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行之策。不知有多少次了，他们发觉戈拉希姆对烂醉的人厌恶有加……在大门边儿上坐着时，他一瞧见酩酊大醉的人就气呼呼地拧过头来，他们脚步踉跄，帽子也歪到一边去了。大家认为，塔季扬娜应该扮作一个酒鬼，从戈拉希姆身边经过时，她得一步一晃，稳不住身形。这可怜的女郎起先不同意，良久之后，她被说动了心；况且除去这个计策，她是无法令那个钟情于己的人离开她的，这点她也清楚了。于是她过去了。人们从贮藏室中把卡皮通放出来了；到

① 陪伴女人：贵族地主家的食客，以陪伴女主人、为女主人朗诵书籍为职业。

底他和这事儿是脱不了干系的。此刻，大门旁的石头上坐着戈拉希姆，他操着铁锹，一下下地砍着地。人们悄然窥探着，在每个角落中，在每扇窗帘后……

这个鬼点子获得了完全成功。一发现塔季扬娜时，戈拉希姆还是一如往日，他点着头，对她叫着以示友好；接着，他凝视着她，把铁锹一甩一跃而起，他到她面前来了，把自己的脸贴向她的脸……塔季扬娜吓坏了，愈发摇个不停，眼睛也闭了起来……把她的手臂一扯后，他飞速地从院子这头把她带到那头，冲进了充作会议室的小房间，他一推，她直跌到了卡皮通身上。塔季扬娜昏倒了。……戈拉希姆伫立在那里瞅着她，他把手一扬，笑了一下便往他的阁楼走去了，他的脚步沉甸甸地……一整天又一整夜，他足不出户。后来，马夫安季普卡告诉别人，他打门缝里瞅过去时，戈拉希姆在床上坐着，以手托腮，间或小声叫着，声音有板有眼，他吟唱着什么，也可以说他的模样，和正轻声漫唱悲歌的马车夫或纤夫别无二致，他的身子摇摇晃晃，眼睛合上了，头摆来摆去。瞧着瞧着，安季普卡产生了惧意，他走掉了。次日，戈拉希姆打他的阁楼里出来了，没有什么出奇的改变在他那儿发生。不过，他脸上的阴霾更加浓厚了，他对塔季扬娜不闻不问，对卡皮通亦是如此。塔季扬娜与卡皮通在这夜去了太太那里，他们一人挟上了一只鹅，请她祝福他们，他们在一个礼拜后成婚。婚礼举办那日，戈拉希姆并未有什么大异于往日的举动；不过，他从河边返回时两手空空：在路途中，他不晓得为何搞坏了水桶；他在晚上去了马房，给马擦澡时用了那么大的劲儿，在他那坚硬的巴掌下面，那匹马难以立足，它摇来摇去，恍若遭风吹的草儿。

这些事情发生于春季。一年流逝过去了。卡皮通在这段日子里完全成了个酒鬼，他是改不了了，也是一无是处了，因此，他接到命令，把妻子领上大车，一同被送到边远的村子里去了。卡皮通在出发之前，先是憋足了劲儿大声宣告，他是不会走投无路的，无论他被他们给弄到了哪里，哪怕被赶往农村妇女洗衣服时，把棒槌放到天上的去处^①，然后，他又丧失了勇气，他发着牢骚，认为他被送到粗鲁的人群里去了，那些人从未接受过教育；到了末尾，他甚至自己都戴不上帽子了，一点儿生气也没有。善心的人把帽子往他脑袋上一戴，把帽檐儿正好，搥了搥算是搞好了。万事俱备的时候，农村人握住了缰

① 世界尽头。